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三

與茹章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

世固 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岳珂編次

天定別錄序

天定別錄者鄂國岳氏甲子 奏篇之後哀

次四朝念忠之次第拾前錄之所未載及續

見者也先王之事悉矣褒典在 朝廷公論

在人心為子孫者毋庸以詞費是錄固嘗序

所由作矣而於今錄則有可證於前者三可
慮於後者二紹而明之又史法之所許也夫
人臣之大義止於忠大節止於廉六端止於
學此三者非有以證莫之顯也松楸鬱然遺
廟巋然此二者非有以慮莫之承也是則豈
容於不述哉方先王初謚忠愍次謚武穆
世固以為當然也一旦明天子下坦制
興鼓鞶之思合二美而公其傳其視夫異時
之名臣渭南之隕星汾陽之貫日盛心皦如

遂得以竝驅於千載之上有此錄則加美矣
忠非足證歟金鑱之實錄於先王傳有曰死
之日家無餘財世亦以為固然也及考隆
興之初詔還簿錄有司會直僅共得緡錢萬
當宁惻然歎其貧詔以見緡賜償之先兄甫
請遺墅于朝得之傳聞曰家故田四萬畝
在廬山之陽詔有司併給則實止三千畝
其視夫同時之鄙夫金錢鉅億見於郿塢之
積姦租六十萬斛見於阜陵之聖語冰

金代編年卷十三
炭判如遂有以自別於萬世之下見此錄則
加實矣廉非足證歟實錄又曰先王通左
氏春秋及孫吳兵法世又知其必然也及
賜謚之告曰威名震於夷狄智略根乎詩書
視夫曩時之輯錄建儲之疏出師之奏謝赦
之表斯文炳如亦將得以自信於一字之褒
有此錄則加信矣學非足證歟忠臣烈士之
禁樵採建隆之詔也而鑿石牟利近見於
行闕之旁致有煩乎寶慶之盼旨有此錄

則上知所以慮乎弛也廟于鄂王于鄂淳
熙嘉泰之詔也而飲食必祝有得於斯人
之心猶未泯乎沔陽之私祀有此錄則下知
所以慮乎久也證而傳本乎人心慮而久亦
本乎人心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尚何假
於予言惟觀是錄者以顯然者考前聞則昭
前之志爲可矜以隱然者垂後來則慮後之
心爲可察錄之複於已定之天蓋未嘗增損
於一毫也錄有前後前以紀隆興之昭雪

後以續嘉定之申褒合名曰別蓋流別之
謂歟紹定改元端午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
總領浙西江東財賦往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
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謹序

天定別錄卷之一前錄

追復旨揮

追復少保兩鎮告

先祖妣李氏及先伯雲等復官封旨揮

先祖妣李氏復楚國夫人告

先伯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告

先伯母華氏復恭人告

先伯雷復忠訓郎閣門祗候告

先考霖復右承事郎告

訪問李若樸等旨揮

先兄甫等復官省劄

先兄甫等復官告

先兄甫等換承務郎告

先兄琛等補官旨揮

先兄琛等補官告

復田宅旨揮

吏部復田宅告示

戶部復田宅符

給還御札手詔省劄

追復旨揮

準尚書省劄子禮部狀準紹興三十二年

七月十三日都省劄子三省同奉聖

旨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

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

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戊鄂渚之衆師

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

坐事以歿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

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

特與錄用

追復少保兩鎮告

勅仁皇在位親明利用之勲神祖御邦首祭
狄青之象蓋念舊者不忘於文拭而勸功者

當急於褒崇朕祇稟 睿謀眷懷宿將茲仰
承於 素志肆盡洗於丹書故前少保武勝
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
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岳飛拔自偏裨驟
當方面智略不專於古法沉雄殆得於天資
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
於秋毫外摧孔熾之狂胡內翦方張之劇盜
名之難揜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橐弓而
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然內史

之灰逮 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漸思其
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惻
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 下屬於眇躬是
用峻升孤棘之班疊昇齋壇之組近畿禮葬
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
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嗟夫
聞李牧之爲人殆將撫解闕西平而未錄敢緩
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追復少保武
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

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奉勅如右牒到
奉行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先祖妣李氏及先伯雲等復官封旨揮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十一月三日 三省同奉
聖旨故岳飛妻李氏特與復楚國夫人男雲復
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雷復忠訓郎閣門祇
候霖復右承事郎與合入差遣震鬻並與補
保義郎雲妻鞏氏與復恭人更不給致仕遺

表 恩澤內雲今臨安府以禮祔岳飛葬

先祖妣李氏復楚國夫人告

勅榮悴有時而不同忠邪既久而自判昔飛
以篆車締冕備大將之多儀而李以文駟雕
軒正小君之顯號繫彊宗之鼎盛何奇禍之
驟興殆茲天定之時宜爾邦誣之辨前楚國
夫人李氏柔潔以爲質儉勤而自修處安榮
不聞驕妬之愆居患難不改幽閑之操闔門
遠徙閱歲屢遷眷念 前朝旣下生還之命

志伸今日再加甄叙之封錫以土田爲其湯沐子孫並仕顧惟晚歲以何憂門戶再興尚識大恩之所自可特復楚國夫人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先伯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告勅漢李將軍耻對刀筆之吏寧就死焉未幾子敢亦罹非命良將數竒自古固然朕未嘗不撫卷而興嗟也故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岳雲慨慷忠勇頗有父風困於讒誣不究勲績茲懷遺烈盡復故官朕旣白杜郵之冤爾或知輔氏之報可特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先伯母鞏氏復恭人告

勅昔者大臣逞憾誣蔽善勲微全度矜容則岳氏一門無噍類矣爾流離領海險阻備嘗上奉君姑下撫幼稚以至于今非天有以相之耶其詔攸司還畀溫恭之號生尔者太上恤尔者朕躬汝其念兩朝之

恩勉二子以忠報庶幾他日尚有餘榮可特
復恭人

先伯雷復忠訓郎閣門祇候告

勅故前忠訓郎閣門祇候岳雷前世流人亦
有父子兄弟死則追褒生則寵秩如今日者
乎國家雨露之恩與天通矣靈如未泯知享
斯榮可特追復忠訓郎閣門祇候

先考霖復右承事郎告

勅前右承事郎岳霖尔父有戰勝攻取之勲
而無竒厖福艾之相故忠足以結 聖主之
眷而智不能辨權臣之誣一鬱九泉侵尋七
閏茲興懷於鞀鼓肆加寵於子孫復以文階
續其世祿朕於尔家可謂注意矣尔之一門
何以報我哉可特復右承事郎

訪問李若樸等旨揮

勅 中書門下省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昨聞臣僚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
李若樸為獄官獨白其罪呂沈中發王詢所

司皆迎合林待問為勘官獨直其寃狀章傑
捕趙鼎送葬酒又搜其私家書欲傳致士大
夫之罪翁蒙之為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為
王鈇家治盜欲鍛鍊富民多取倍償王正已
為司理卒平反之此不畏強禦節槩可稱
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

先兄甫等復官省劄

吏部申准承信案關承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十八日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潭州

狀據故樞密岳飛男雲妻鞏氏狀伏覩十月
十三日同奉 聖旨指揮故岳飛與追復元
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氏故夫雲
見有男二人甫二十五歲申二十二歲女大
娘二十四歲故夫弟雷見有男四人經二十
一歲緯二十歲綱十四歲 紀十二歲女二娘
二十三歲女三娘十七歲見在潭州同居並
係阿翁樞密親孫乞備申 朝廷乞賜 指揮
施行尋行下兵馬司勘會去後今據兵馬司申

尋行勘會得故樞密岳飛男雲妻鞏氏本家
於今年四月初三日到潭州見在北裏廂故
夫弟雷一房同居鞏氏故夫雲有兒女三人
長男甫二十五歲次男申二十二歲女大娘
二十四歲鞏氏故夫弟雷有兒女六人長男
經二十一歲次男緯二十歲綱十四歲紀十
二歲女二娘二十三歲女三娘十七歲已上
兩房兒女共九人別無詐冒州司保明詣實
申聞事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岳雲

男甫申岳雷男經緯綱紀並特與補承信郎
岳雲岳雷女三人候出嫁日夫各與補進武
校尉岳雲妻并其餘子孫令所在州軍依已
降 指揮尋訪申尚書省本部所准承信案
關備承前項 指揮故樞密岳飛孫岳甫等
六人並特與補承信郎故岳雲女大娘岳雷
女二娘三娘候出嫁日夫各與補進武校尉
本部除將岳甫等六人各合補承信郎已申
朝廷命詞給降告命外所有岳雲岳雷女三

人候出嫁日夫各與補進武校尉合給降
尚書恩澤照劄伏候 拍揮

右劄付故岳樞密本家候將來收使日繳
今來劄子經所屬陳乞准此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先兄甫等復官告

勅某等善善及其子孫春秋之誼也乃祖既
信眉於地下矣其可使汝曹與編氓齒乎
命以官勉畜報國可特授

先兄甫換授承務郎告

勅漢驃騎死武帝錄其孤爲奉車都尉蓋幸
其壯而將之爾本將門乃能攻苦隸業初爲
儒生茲特授以文階遂進京秩亦爲爾祖奮
由忠烈沒非其罪肆朕恩恤之厚於汝無靳
也勉爲忠孝茂對斯寵可特授承務郎

先兄琛等補官旨揮

中書門下省四月二十三日同奉 聖旨岳
飛孫琛并女安娘夫並特與補承信郎奉勅

如右牒到奉行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先兄琛等補官告

中書門下省

吏部狀承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三省

同奉 聖旨岳飛孫琛并女安娘夫特與補

承信郎尋差人取索到本家供狀稱女安娘

夫係高祚令依前項 指揮並補承信郎並

命詞告伏候 指揮奉 勅依下項

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

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

岳飛孫琛刑有冤濫朕所盡傷雪罪記功

仍卹其族類併以官爾厥惟茂恩可特授

承信郎

復田宅旨揮

岳霖劄子乞給還父江州田宅近 戶部申

到岳甫陳乞上件事已劄下 戶部催促江

州開具見管并已賣過數供申 隆興元年

四月三十日送戶部依已行事理催促疾速施行

吏部復田宅告示

行在尚書司封

准都省批下本部申准都省批下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岳飛男霖狀乞父女安小娘并孫男琛推恩等事承後批送吏部勘當申尚書省一司封勘當到本部今勘當岳霖所乞於司封別無合行事理一尚左

今來本家所乞致事遺表等恩數量給一二三送部勘當申省本部勘當前執政官乞致仕依法合同致仕恩澤三人遺表蔭補恩澤四人并致仕恩例兩次非降黜中身亡恩例兩次照得岳飛係是特追復官職已降敕指揮錄用子孫補官了當於本部尚書左選條法別無合得致仕遺表恩例一侍右檢承隆興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岳飛孫琛并

女安娘夫並特與補承信郎奉 勅如右牒
到奉行前批四月二十四日辰時付吏部施
行仍關合屬去處又本部所承 都省批狀
指揮送部勘當本部已承今年四月二十三
日指揮岳飛孫琛并女安娘夫高祚並補承
信郎已申 朝廷命詞給告去訖今勘當欲
候今狀下部日從本部備坐前項因依告示
本家知悉仍行下惠州并漳州遵依已降
指揮施行一戶部勘當岳霖乞給還江州田

宅等業近承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朝旨已行下江州一依 都省批狀指揮日
下開具有無見管未賣房廊田產如無即具
已賣過數目并買人姓名供申仍契勘已賣
過價錢并付是何庫分送納了當有無朱鈔
照證各具請實保明文狀申部候到申取
朝廷指揮施行本部見行繼祖催促本州知
通日下開具供申其本州承行人住滯人尋
行究治斷遣去後近據江州申到稱見行監

勒合千人等宿司連夜供攢上借已未賣田
產事帳續次供申本部已再牒本州知通請
疾速行開具供申去訖令承送到批下岳霖
狀乞行給還江州所置田宅一節今勘當欲
再下江州知通請一依 都省批狀指揮日
下開具有無見管未賣房廊田宅產各具詣
實保明文狀申部候到從本部看詳申取
朝廷指揮施行申 都省候 指揮承後批
吏部勘當到岳霖狀乞父恩例五月二十八

日送 吏部依勘當到事理施行仍告示須
至指揮

右差親事官仰告示本官知委訖連申

隆興元年六月初五日

戶部復田宅符

行在尚書省戶部

准 隆興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勅中書門下
省尚書省送到 戶部狀准 都省批下本部
申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

國公岳飛長孫岳甫狀乞將先祖生前置到
江州田宅房廊見存給還本家等事後批送
戶部勘當申 尚書省本部目今即不見得
本州的實有無見管田宅房廊今勘當欲下
江州日下開具有無見管田產具詣實保明
文狀申部候到從本部看詳申取 朝廷旨
揮施行後批送戶部依勘當到事理施行本
部遂行下江州一依 都省批狀旨揮開具
供申去後今據江州申准 戶部符日下開
具岳甫乞給還先祖生前置到江州見存田
宅房廊有無見管田產具詣實文狀供申
朝廷施行州司今依准上項指揮開具下項
並是詣實申部伏乞照會本部據今來江州
申到見在岳飛田產屋宇等今開具下項一
開具到見在田產計錢叁仟捌百貳拾貳貫
捌伯陸拾叁文省田柒頃捌拾畝壹角壹
步地壹拾壹頃玖拾陸畝叁角水磨伍所房
廊草瓦屋肆百玖拾捌間見有人承佃田叁

項壹畝叁角玖步地玖拾壹畝叁角伍拾玖
步水磨貳所房廊草瓦屋共壹佰伍拾壹間
未有人承佃田肆頃捌拾陸畝壹角伍拾貳
步水磨叁所荒雜地肆頃捌拾陸畝壹角壹
拾伍步荒親地陸頃壹拾捌畝壹角肆拾步
岳家市見今只存陸拾間地基屋宇共貳百
玖拾間本部今看詳江州申到岳飛見在田
產屋宇等合取自 朝廷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七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令給還奉勅
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八月一日辰時付 戶
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湏至指揮江州主者
一依 勅命指揮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
奉行

隆興元年八月四日

給還

御札手詔省劄

通直郎試將作少監岳霖劄子霖輒瀝誠悃
不避 誅夷仰 朝聽霖照對本家屬承
國史院曆日所取索先父少傅忠烈行狀及

前後被受 御筆手詔真本應合干文字照
使霖除已遵 稟外重念霖先父少傅忠烈
本以寒微奮由忠孝頃荷 太上皇帝拔自
行陣名列通籍一時 異恩群臣莫比前後
被受 御筆手詔無慮數百章中間不幸爲
權臣厚誣悉被拘沒今聞見在左藏南庫架
閣比蒙 聖恩照雪冤抑 憐其幽苦 詔
太常議謚而本家別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
朝廷特賜詳酌於南庫取索上件真本 御

札手詔等文字給付本家參考照使庶令子
孫久永 珍藏知 兩朝 眷寵先臣之意感
激思奮仰答 聖恩不勝幸甚干冒 威嚴
霖下情無任戰慄之至伏候 指揮閏六月
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左藏南庫搜
檢給還 右劄付將作岳少監

淳熙五年閏六月二十二日

天定別錄卷之一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三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四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

軍馬錢糧專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

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編次

天定別錄卷之二前錄

湖北轉運司立廟牒

勅建忠烈廟省牒

賜謚指揮

忠愍謚議

武穆謚議

武穆覆議

賜謚謝表

張憲復官旨揮

張憲復官告

湖北轉運司立廟牒

湖北轉運司牒上岳少保宅

勘會近於去年十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

劄子朝散郎荆湖北務轉運判官趙彥轉劄

子猥以非才濫將使指無補消埃日負素餐

之責置司適在大將屯戍之地苟有可以褒

顯忠良激厲將帥者義當冒聞不敢緘默伏

覲故少保岳飛領提十萬之衆留屯沔鄂紀

律嚴明秋毫無犯捐軀徇國有百戰百勝

之勲至今鄂州一軍士卒整肅可用者皆飛

之力也去此已三十年遺風餘烈邦人不忘

繪其像而祀者十室而九可見忠義能感人

心如此雖蒙朝廷復其官爵錄其子孫而

廟貌缺如何以鼓忠義英豪之氣今鄂州軍民見請為飛建立祠宇欲望朝廷下湖北轉運司及鄂州許從衆欲不唯少慰飛忠烈不泯之冤亦可為方今將帥建功立事者之勸在於公朝實非小補候指揮十一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本司當司除已承都統制司標撥錢肆阡貫文委宮建立廟宇外湏至公文牒請照會謹牒

乾道六年二月 日牒

降授守義郎權發遣湖北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兼本路勸農事專置提督撥糶紫張玘押

勅建忠烈廟省牒

尚書省牒武昌軍忠烈廟

禮部太常寺狀准 乾道六年七月六日

勅尚書省送到武昌軍奏據本州居民父老張子立等狀伏覩前宣撫岳飛統師嚴密保護上游收復軍州掃平寇盜軍屯所至秋毫無擾有功於國百姓仰之近遠之人繪圖其像昨已蒙朝廷叙復元官錄用其後而

廟貌未立子立等遂具狀經湖北轉運司披
陳蒙前任運判趙彥博備奏奉 聖旨依今
來建立祠宇將欲就緒尚有廟額未蒙 賜
勅乞 檢會所降 指揮 敷奏封賜廟額
庶使歲時享祀福此一方用廣 朝廷旌勸
忠臣之意伏候 勅旨三省同奉 聖旨依
令禮部太常寺擬定申 尚書省禮部太常
寺據奏上件 指揮伏乞 朝廷指揮施行
伏候 指揮牒奉 勅宜賜忠烈廟為額牒
至准 勅故牒

乾道六年七月 日牒

叅知政事梁

押

叅知政事王

出使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押

乾道六年夏武昌軍言故少保武勝定
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武穆公飛
功在一方軍先有請既獲 旨立廟矣
吏士又乞 具加賜廟號敢昧死以聞

制曰可於是飛廟得 賜號忠烈迄今
踰十年 詔黃未刻也珖被 命使湖
右廼始鑄 制 詔于右以重祠官尉
一方吏民無窮之思竊惟公以奇男子
起家山東爲 國虎臣其勲伐書 太
史其威名震聞四夷而節制之師至今
名天下 上臨朝念文武名臣欲盡有
懷英烈收用其子孫以表公大忠四方
聞者無不動色增氣方圖新公祠廟繪
公故部曲名將董先李建等象俾侑饗
于公仰稱 陛下尚賢勸忠之指以感
動忠義而侈公遺休其可不敬書下方
淳熙六年冬十一月旣望降授宣義郎
權發遣荆湖北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
兼本路勸農使專一措置提督修城借
紫晉 張珖謹書

賜謚指揮

尚書省送到太常寺狀准尚書省劄子吏禮

部狀准 都省批送下權發遣江南東路轉
運副使顏度劄子奏臣恭覩 紹興三十二
年七月十三日 聖旨故岳飛起自行伍不
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
屢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未泯去
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
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而 太上皇
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 聖意與追復元官
以禮改葬旣而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萬
壽觀使葬以一品之禮立廟鄂州賜額忠烈
仰惟 聖恩哀卹足以增賁泉壤獨定謚一
節未曾舉行欲望 睿慈特下有司議謚施
行後批送吏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據太
常寺申到稱檢准 乾道重修服制 令節
文諸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
後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文並錄事實
或本家不願請謚者取子孫狀以聞本寺勘
會本官官品依前項修令合該定謚今勘當

欲依本官所乞候今降 指揮日下依前項
條令施行伏候 指揮六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并檢准 淳
熙三年四月十五日 勅三省同奉 聖旨
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
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
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
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
本家照會本寺今擬定謚曰忠愍危身奉上
曰忠使民悲傷曰愍伏乞 朝廷詳酌指揮
施行六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太常
寺別擬定申尚書省本寺今別擬定謚曰武
穆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伏乞 朝
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九月八日三
省同奉 聖旨依

忠愍謚議

議曰嗚呼將相大臣勲在 王室德在人心
身沒而名垂不朽與日月爭光而乃褒贈未

舉信史未書萬口一詞以爲闕典如是者凡二十餘年而聖天子一日赫然下明詔悼不辜崇恤典下之有司始請易名以慰忠冤以詔萬世於是前日萬口一詞舐焉不滿者舉欣然相告曰信乎三十年後議論自定薦紳之倫介冑之衆方且喜聞而樂道之而况司議臣者敢不整冠肅容特書其事以著春秋之大旨乎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岳飛薨于紹興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主

上龍飛有詔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効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雖坐事以沒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已而又更十有六載至淳熙四年禮官奏以公應定謚乃下有司議其事嗚呼公之大名大節大勳烈赫赫

在人耳目青天白日其誰不知頌乃閱歷三紀然後被哀榮之典其尤可憫也與蓋嘗迹公際遇之始自我 太上皇鳳翔于河朔公已先負敢死名受知 大元帥府此殆天授也 建炎之初首於 京城南薰門外以王旅數百破羣賊王善等二十萬自是凡征討皆以少擊衆名震夷夏所向無前雖虜騎陸梁大盜充斥獨公轉戰逐北掃蕩無遺用能復金陵清江淮剋定湖廣經理京西進討河

南鯨寇如李成馬進之徒望風奔潰虜之簽軍涉其境者爭先降附擁衆來歸不可勝計紹興四五年間公領 王師乘建瓴之勢剪除群寇有衆百萬皆其平寇所得蓋虔賊山寨三百餘所與漢上九郡之衆湖中楊公鍾子儀輩各聚兵二十萬聞公軍至相率焚香迎拜既而被 命招討河北蔡人來迎亦如之唯恐公至之晚遂進屯潁昌又進取曹濮時太行有魁領梁小哥者亦樂為先驅捷書

至幕府曰河北忠義四十餘萬皆以岳字號
旗幟願公早渡河虜酋雖簽軍無一從者乃
自嘆曰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屢見挫
衄公至是喜甚語其下曰今次殺金人直到
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繇是虜始倡和議以
成吾兼愛之仁蓋以公威靈氣焰日闢故疆
莫之能禦也 中興之初感會風雲得雋中
率者非無其人唯公擅勇智仗忠赤自視不
在諸大將下初受節制于張浚公常語人曰

使我得與諸將齒面交命於 天子何功不立

一死烏足道哉要當剋復 神州迎還二聖

使後世史冊知有與關張齊名 朝廷命公

鎮撫通泰乃力辭請以母妻二子為質願別

立一軍招集士馬自兩淮進取山東河北收

還舊疆使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故其鎮

武昌也諸大帥如武僖劉公忠烈張公武恭

楊公忠武韓公武忠劉公分屯淮甸兀术封

豕長蛇方張不制 太上運 廟謨授 成

筭形于 聖訓獨倚公一軍與諸將倚角爲
聲援以牽制賊勢人謂 中興論功行封當
居第一嘗竊恭覩 太上宸翰賜公無慮八
十餘札有曰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
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曰覽卿近奏
毅然以恢復爲請皇天實啓之將以輔成
朕志行遂中興耶曰比降 親筆喻 朕至
意再 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 朕所望於
卿者良深 嘉嘆 餘章丁寧倚重之語大

率類是初忠宣洪公在虜嘗遣蠟書至 太
上以賜其家言虜中所大畏服者張俊與公
而已他日忠宣還因奏事論至公死不覺爲
慟公之大名大節大勲烈於是乎在若其奉
已至薄與下士同甘苦持軍至嚴所過秋毫
無敢犯禮賢至恭一時名人皆萃于幕府持
循禮法動合軌物恂恂若一書生茲又古名
將所不可望者公素志恢復會和好已定南
北息肩於是登廟堂位樞弼彼忌功嫉能者

方相與媒孽厚誣以媚權臣乃罷本兵興羅織致坐事以沒嗟乎士患不遭時遇主旣遇而復不得其死命與李廣材氣天下無雙孝文見之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以公揆廣蚤遇太上依乘風雲再造王室非不遇矣然率斃於權臣之手天下莫不寃之班固之贊李廣以爲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忠誠信於士大夫蓋公之遇主有李廣所不能及而死之日天下爲之流涕有甚於廣焉嗚呼命與茲主上所以仰體太上皇帝聖意錄其後之象賢者優加寵擢云意公生氣凜然尚存也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傷曰愍公其有焉請謚以忠愍謹議有旨令別擬定

武穆謚議

議曰紹興三十二年皇上嗣承大統緬想中興之盛將帥之臣如故岳飛褒崇未及貌

諸孤猶在遠有盡 上心廼 下詔追復元官
以禮改葬 訪求其後特與 錄用嗚呼身可
歿而名不可朽是非感於一時而議定於來
世自非有大勲力著在人心何以上爲 聖
天子追念如此抑可謂盛矣又十六年而禮
官請定公謚 制可之其在司議者所當大
書特書垂諸簡策以詔天下後世廼上公謚
迹公始末爲之議蓋公自結髮從戎有大志
雄勇絕人每以開張自許 太上皇開大元
帥府公以敢死名被 知遇自是授任摧堅
陷敵至績用顯白聲名彰灼雖晚出而人以
爲元勲宿將率基於此也 建炎初群賊王
善等衆二十萬抄掠汴宋間公以 王旅數
百破之於南薰門外繇是師行所嚮必克紹
興改元北虜驕暴未已而河南諸郡寇盜充
斥李成馬進尤號魁黠湘漢間楊公鍾子儀
等相挺爲亂少者萬人多者十餘萬公受命
征伐奮然以削平爲已任曰內寇不除何以

攘外近郊多壘何以復遠疆故麾軍南指則
李成馬進爲之潰北移師湘漢則楊么鍾子
儀爲之破滅捷書踵至勲名日盛南方底定
公撫定以威信遠近爭附其爲民者莫不各
安生業而豪強之徒皆願立功爲用於是有
衆數十萬隱然爲長城矣 太上倚公爲重以
齒恢復而公亦以 眷遇之厚竭其忠力駐
師武昌日謀進取練軍實選騎士明紀律
以馭之同甘苦以懷之凡隸公麾下者人

百其勇故公被 命招討河北蔡曹濮等州
望風相率歸附威聲大暢河北忠義聞公至
以岳公姓識旗幟徯公渡河咸謂公御軍得
士雖古名將無以加也公受節制於大將願
出奇料敵動無不中而以拘制不得盡每語
其下曰使我得稟命於 天子何功不立故其
爲通秦鎮撫使乞別爲一軍招集兵馬掩殺
金賊收復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以快平
生之志盡臣子之節公之心其欲掃清中原

以大功不立爲已之耻可謂通于神明貫于日月是以 太上嘗賜 詔曰 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爲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 中興耶公之勇略忠藎與 太上之知公使得究盡其能北虜雖彊不足乎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方以川陝宣撫力圖進討而議者厭兵欲息南北用事之臣力主和議迄講盟通好猶懇懇奏列以爲非計終莫之聽公亦進位樞府而兵柄釋矣雋功未就偉志莫伸身隨以殞有遺憾焉嗚乎爲將而顧望畏避保安富貴養寇以自豐者多矣公獨不然平居潔廉不殖貨產雖賜金已俸散予莫蓄則不知有其家臨戰親冒矢石爲士卒先摧精擊銳不勝不止則不知有其身忠義徇國史冊所載何以尚茲按謚法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義曰穆公內平群盜外扞醜虜 宗社再安遠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可謂折衝禦侮矣治軍甚嚴撫下有恩定

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可謂
布德執義矣合茲二美以武穆謚公於是爲
稱謹議

武穆覆議

議曰天下未嘗無公論爲國者未嘗不念功
爲將者未嘗不欲立功功之小大顧其人如
何耳功立矣何患 國家之不知旣知之身
必享其利而子孫且蒙福矣其有身歿旣久
而國愈不忘之者必其功卓然有以異於人

而公論自不容已也 太上皇帝 中興諸

大將依乘 風雲勒功 帝籍其取爲公論

所與者不過數輩 國家所以封爵之與夫

寵祿其後往往不薄易名之恩有請則畀之故

少保節使岳公獨闕焉其子若孫頃在遠外

未及以請新江東漕臣顏公舉太常少卿舊

職以公當得爲謚 上惻然俞之太常博士

實司其議迺按謚法謂折衝禦侮曰武布德執

義曰穆於公爲宜 朝廷下之銓曹考功職

當覆議因博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繫安
危與夫立功之實其非常可喜之大略雖所
習聞而國史祕內無所攷質獨得之於舊
在行陣間者云紹興之初劉豫寇京西列
城失守襄鄧莽為盜區公獨明賞罰練士卒
百戰百勝所向易於破竹六郡賴以復平而
役不再籍既盡復商於之地收魏略之城長
驅將入於三川而威震五路矣所謂威名冠
世忠略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誠如太

上皇御札且平生用兵紀律甚嚴每與士卒
同甘苦而得其歡心雖上賜累鉅萬毫髮
不以爲己私故士卒用命而所至無擾所謂
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里之塗而樵
蘇無犯至發行齎之泉貨用酬迎道之壺漿
誠如太上皇詔書其後北虜渝盟空國來
寇公徑絕大江鼓行西向以裨其鋒獨與兀
朮對壘於郾城卒斃其將阿李朶骨董等而
走其師又嘗以孤軍置寨於蔣山及宜興或

殺或降莫可勝計虜人聞公之名爲之落膽所以破郭吉而有其衆斬張威武而併其軍扈成已死部曲內附仍尾襲虜人於鎮江之東間道直趨建康大小數十戰動無遺策江浙又賴之以平定所謂籌略頗如人意誠如太上皇玉音茲非折衝禦侮而何雖恢復中原之志未及大伸而在公已無愧也其他可書之偉績與太常之議不異復有一節尤所可喜方襄漢未平自守宰而下悉聽公制置

是時甫復河南故地公即抗疏力辭乞從朝廷差注公之處功名遠權勢有明哲之先見焉嘗聞褒詔有曰卿所抗章殊合事体自非思慮之審謙畏之至何以及此子孫必有家藏是 詔者布德執義茲非其要歟謚曰武穆捨是將奚擇謹議 淳熙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依

賜謚謝表

臣霖等言正月二十一日准告伏蒙 聖恩

賜臣等先父贈少傅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臣
飛謚武穆者 聖朝錄舊特疏 優武之恩
先臣罔功叨被易名之 寵可謂殊常之遇
足為不朽之光仰戴 洪私俯增感泣臣等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先父奮迹田畝
效節伍符首蒙 太上皇神聖之知旋授元
帥府偏裨之寄毅然赴難奮不顧身志在立
功半夜蹴鷄鳴之舞師行有律居民無犬吠
之驚江淮賴此以全豪傑聞之皆附南剪湖

湘之寇北收襄漢之城鼓行將入於 京都
聲勢殆震乎河朔誓破虜而後朝食擬清道
以迎 乘輿皇天后土實鑒此心白叟黃童
知為義將柰城狐之得勢拍市虎以肆誣竊
柄弄權律人從已挾恐人見破之私意沮為
國規恢之遠圖出下策以議和姑欲効奉春
之計皆左袒而奚罪非無何繫周勃之身雖
聖君曲賜保全而女奴臣必欲擠陷謗書交至
羅織慘加懷壯志之莫明抱深冤而長往形

骸溝壑痛固無窮妻子蠶夷鬼亦不食輿言
及此流涕連如迨 邦誣之既昭荷 宸衷
之不恤食之廟宇旌英烈於一字之間葬以
孤儀起枯骨於九泉之下盡復曩封之爵邑
再收已錮之子孫猶謂禮意之未崇必加節
惠而後已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覆燾
日月照臨 察臣之父初無他腸 憐臣之
父沒有遺憾特 詔禮官之議用爲信史之
傳有其實可無其稱美名既立聞其謚足知
其行舊玷自明豈惟撫慰心於幽菟抑可激昂
乎忠槩死如未泯必能爲結草之功生亦與
榮敢不勵執戈之操臣等無任瞻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臣
霖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熙六年二月

日宣教郎 守宗正丞臣岳甫上表

忠訓郎監潭州南嶽廟臣岳霽

修職郎前廣西東路提舉學事司幹書臣岳震

奉議郎守書局駕部員外郎臣岳霖

張憲復官旨揮

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京西
湖北路馬步軍副總管鄂州駐劄 御前前
軍統制提舉諸軍一行事務張憲男敵萬狀
伏為先父自 建炎 紹興初隨從岳飛統
率軍馬累與金人并諸處賊馬鏖戰收復州
縣屢立奇功昨因岳飛坐事連及先父亦至
於死今岳飛已特與叙復元官改正禮葬給
還恩數唯先父未蒙優恤望依岳飛體例追

給還身後合得恩澤庶使存歿舉露

賜 乾道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三省

同奉 聖旨張憲特追復元官四子各補承
信郎

張憲復官告

勅朕大明公道而邪正以之分博採衆言而
是非以之辯苟銜冤而未雪則賡志而莫伸
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張憲
奮身艱虞致位通顯統三軍之士久從幕府

以出征收百戰之功每以捷書而受賞屬虞
嫌疑之地遽騰誣謗之言人臣無將忍加之
罪衆惡必察盡洗厥愆廉車已王於使名廂
部并提於戎旅整還故秩仍錄後昆尚祗服
於醴恩庶宥光於幽宥可追復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

金佗續編卷第十四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五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
軍

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岳珂 編次

天定別錄卷之三 後錄

賜褒忠衍福禪寺額勅

賜褒忠衍福寺額省劄

謝賜褒忠衍福寺額表

賜褒忠衍福寺額謝宰執啓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二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二

禁止墳山鑿石謝宰執啓

賜褒忠衍福禪寺額勅

尚書省錄

禮部狀准

都省批下承議郎權發遣江南

東路轉運判官岳珂照對先大父鄂王飛蒙

恩 勅葬臨安府西湖上 紹興三十二年

蒙 朝廷給賜顯明寺充功德寺續因檢校

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籤等

申請係大傅儀王仲湜安殯妨礙 隆興二

年十月十七日 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

依禮部看詳到事理令本家別行指占自後

一向無力陳乞竊見北山下智果寺委是毗

近雖全無門堂僧舍止有地基敞屋數間今

來本家願自行創建買田供贍請僧焚修謹

繳連元准 省劄兩道真本連粘在前欲望

朝廷特賜敷 奏給賜仍乞照曾任執政體

例改賜肆字寺額存歿均被 大造伏候
指揮後批送禮部勘當申 尚書省檢准

大觀三年三月十六日 都省劄子內外指
射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院自今並行禁止
如違在外御史臺在內令入內內侍省彈劾
施行合釐爲祠部法內彈劾一節合釐爲御
史臺入內內侍省法本部照得今准 批下岳
珂指占北山下智果寺充功德院係指射有
額寺院正礙前項指揮今據本官繳到 紹

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都省劄子乞

踏逐到顯明寺亦是 勅額寺院係奉 聖

旨特依所乞是致施行了當續准 隆興二

年十月十七日 都省劄子禮部狀准 都

省批送下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

宗正事士籤等劄子叙陳先父太傅儀王仲

湜安殯在臨安府北山顯明寺懺堂內近有

故少保岳飛孫甫獲降 旨揮充功德院士

籙等每遇時序不得前去祭享乞行下故少

保岳飛府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事後
批送部看詳申 尚書省本部今看詳欲令
岳甫別得指占寺院乞功德院伏乞 朝廷
詳酌指揮施行申聞事十月十六日奉 聖
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照得繳到 省
劄內有令岳甫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尋
勅僧正司供具去後據僧正司申到 嗣秀
王師禹乞長慶山興化院充功德院躰例以
長慶崇福院為額亦是 朝廷特降 旨揮

放行本部續據岳珂狀乞以褒忠衍福禪寺
為額緣有逐項 指揮今勘當上件事理合
取自 朝廷旨揮施行謹連元狀并 省劄
二道伏候 指揮照得江東運判岳珂繳到
昨來 省劄內已降 旨揮令別行指占寺
院充故少保岳飛功德院今來岳珂申乞已
踏逐到臨安府北山智果寺兼照岳飛又係
昨任少保樞密副使後追封鄂王及禮部勘
當欲以褒忠演福禪寺為額須議 旨揮仍

連省劄二道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智

果寺特充故少保岳飛功德院仍以褒忠衍

福禪寺為額令尚書省給勅

牒奉勅宜特賜褒忠衍福禪寺為額牒

至准勅故牒

嘉定十四年六月日牒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任假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鄭押

右丞相押

賜褒忠衍福寺額省劄

故少保岳飛孫岳甫狀見蒙朝廷矜愍先

祖飛以禮改葬甫今踏逐到顯明寺一所見

在錢塘門外照得本寺別無田產只係律院

唯是近切先相墳塋今欲乞充甫家功德

院伏望特賜將本府顯明寺充本家功德

院施行伏候旨揮十二月十八日三省

同奉聖旨特依所乞

右劄付故岳少保本家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押

禮部狀准 都省批送下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籤等劄子叙陳先父太傅儀王仲湜安殯在臨安府北山顯明寺懺堂內近有故少保岳飛孫甫獲降 指揮充功德院士籤等每遇時序不得前去祭享乞行下故少保岳飛府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事後 批送部看詳申 尚書省本部今看詳欲令岳甫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

院伏乞 朝廷詳酌 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十六日奉 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

右劄付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岳承務

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 押 押

禮部狀准 都省批下承議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岳珂狀照對先大父鄂王飛蒙 恩勅葬臨安府西湖上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蒙 朝廷給賜顯明寺充功德院

續因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太宗正
事士籤等申請係太傅儀王仲湜安殯妨礙
准 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備
奉 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令本家別行
指占自後一向無力陳乞今竊見北山下智
果寺委是毗近雖全無門堂僧舍止有地基
敞屋數間今來本家願自行創建買田供贍
請僧焚修謹繳連元准 省劄兩道真本連
粘在前欲望 朝廷特賜敷 奏給賜仍乞

照曾任執政體例改賜肆字寺額存歿均被
大造伏候 指揮後 批送禮部勘當申

尚書省檢准 大觀三年三月十六日都省
劄子内外指射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院自
今並行禁止如違在外御史臺在內令入內
內侍省彈劾施行合釐爲祠部法內彈劾一
節合釐爲御史臺入內內侍省法本部照得
今准 批下岳珂指占北山下智果寺充功
德院係指射有額寺院正礙前項 指揮令

據本官繳到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都省劄子乞踏逐到顯明寺亦是 勅額寺
院係奉 聖旨特依所乞是致施行了當續
准 隆興二年十月十七日都省劄子禮部
狀准 都省批送下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
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籤等劄子叙陳先父太
傅儀王仲湜安殯在臨安府北山顯明寺懺
堂內近有故少保岳飛孫甫獲降 指揮充
功德院士籤等每遇時序不得前去祭享乞

行下故少保岳飛府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
院事後 批送部看詳申 尚書省本部今
看詳欲令岳甫別行指占寺院伏乞 朝廷
詳酌指揮施行申聞事十月十六日奉 聖
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照得繳到省劄
內有令岳甫別行指占寺院充功德院尋勒
僧正司供具去後據僧正司申到嗣秀王師
禹乞長慶山興化院充功德院體例以長慶
崇福院爲額亦是 朝廷特降 指揮施行

本部續據岳珂狀乞以褒忠衍福寺為額緣
有逐項 指揮今勘當上件事理合取自
朝廷指揮施行謹連元狀并 省劄二道伏
候 指揮照得江東運判岳珂繳到昨來
省劄內已降指揮令別行指占寺院充故少
保岳飛功德院今來岳珂申乞已踏逐到臨
安北山智果寺兼照岳飛又係昨任少保樞
密副使後追封鄂王及禮部勘當欲以褒忠
衍福禪寺為額須議 指揮仍連 省劄二

道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智果寺特充故
少保岳飛功德院仍以褒忠衍福寺為額令
尚書省給 勅

右并元 省劄二道劄付江東運判岳承議
嘉定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嘉定十有二年秋七月甲辰珂自幾廷
掾奉 詔將漕江左既受節少府使道拜
先擺下遂乘駟以馳瞻言 松楸託在
畿甸念妥 靈之未有其地踧踖弗忍去

而王事靡盬未暇請也越再歲夏五月巳丑始援先兄吏部郎甫巳獲之旨丐以西湖下智果寺奉瑩側之祠越翼月甲戌制可仍賜四字額曰褒忠衍福驛書下漕臺珂既拜章以謝又四歲始克以勅牒刻之石歸植寺門以侈天貺珂不肖竊伏惟念先忠武王以對越穹昊之盛心際遇高唐亦既揭之旂常崇以廟貌啓大邦之履謹金鑱之書昭昭大忠若揭而行珂廿載叩闔之本心百年未了之不責亦可自慰矣顧茲賜冢所以象去病祁連之烈動樗里長樂之思望堯雲依漢日光靈曷奕固已百倍往謀懷藹然猶以一字之不可苟也華衮示褒不于其他天心所存萬世如見又與近者易名之詔寔相表裏四朝旌厲之仁上聖適追之孝義

舒耀靈 雷霆奮蟄志信誼白焜盪穹
壤其榮復如此然則一門九殞之報
果將何以哉惟忠孝臣子之大節盡是
心而不斲乎人之知臣之事也 昭是心
以信乎天下後世上之明也述是心以
及乎世世以無忝其祖子孫之責也所
謂報者夫豈能有外乎是敢表 降指
用期方來寶慶元年夏五月甲申孫朝
奉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浙西江東財賦
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
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岳珂謹書

謝賜褒忠衍福寺額表

臣珂言今月五日准 勅 先臣 功德院特
賜褒忠衍福禪寺為額者 聽輦輿將闔之
思未忘 楓宸 封璽侈佛廬之賜永鎮松阡
輝映 湖山 澤流泉壤臣 珂中謝惟 聖朝之
忠厚備勲閔之哀榮建刹奉瑩雖申嚴於
甲令因名攷實猶示寵於丁辰重念先臣幸

陪興運自洗鳩浮之枉亟分佗佩之華直
 擣里於宮西嘗紆天顧闢桑祠於墓左復
 下雲章褒先朝徇國之忠衍奕世承家
 之福寵靈至矣存歿同之茲蓋恭遇皇
 帝陛下命啓維新仁存念舊會同四海
 月咸贄於唐魚駕馭群英日又來於燕駿發
 幽潛於前烈昭風厲於後人臣猥紹弓箕
 親承綸綍寬如未泯肯渝三生馬革之心
 孝尚可移誓竭九死鴻毛之報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
 聞臣珂惶懼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賜褒忠衍福寺額謝丞相啓

珂啓伏准勅牒特賜先大父飛功德院以
 褒忠衍福禪寺為額者護栢祠之遺蹟固子
 孫追孝之情標蘭若之嘉名實君相念功
 之寵捧雲函而拜賜瞻台極以知歸於惟
 中興復古之朝每篤無競維人之烈考流風
 而懷將略方亟興拊髀之嗟崇報地以奉

神棲尤欲示因心之教定比雖存於同列
啗榮蓋出於明時有如先塋密介近甸雖鄂
國肇開於主社嘗假寵於分茅而阜陵已被
之璽書尚銜哀於宿草所謂百年之封鬣迄
無一瓦之蓋頭人徒知下馬之恭僧豈識鳴
鯨之供諸孫零落莫記春秋一念經營靡忘
昕夕僅知偃躬申控於忱悃誠不自意遽拜
於俞音曾耻章爲日之幾何忽出綽自
天而來下賁扶猓之翰墨迅傳駟之置郵至

於四字之題榮甚九京之貺寶章煜爚
褒忘身徇國之忠金地莊嚴衍奕世承家
之福湖山爲之改觀泉壤至於回春旣彰風
雲已往之遭逢復厚霜露方來之悽愴茲蓋
恭遇某官腹心宗社掌握鈞樞陟禹迹而
張六師誕啓歸疆之効董周官而佐八柄益
公馭幸之權謂將思昔以勸今要使循名而
考實豈但示封人錫類之意抑以表國士死
讎之心大聳觀瞻式存風厲珂幸以應門之

賤獲伸掃域之恭聲光頓發於幽潛肝膽不
知其激烈申許墓犯松之禁矧嘗杳被於覆
存圖秦軍結草之酬所願愈殫於糜殞感深
揮涕言不逮心謹具啓事專人捧詣鈞墀祇
候塵謝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一

皇叔祖保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趙不憊
等伏覩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寮奏
請臨安府北山劔門嶺履泰山係 神京禁
地乞行禁止石宕打鑿石段奉 聖旨依見
今遵守今有側近居住不畏公法人朱乙朱
四朱五二吳三祝五二陳四陳七丁五等忽
自去年以來公然違戾上件 指揮多雇游
手鑿石貨賣倍多於前委是利害重念不憊
有先祖儀王仲湜昨蒙 勅葬顯明寺珂有
先祖鄂王飛昨蒙 勅葬褒忠衍福寺上件
墳地與所鑿石宕相去並是逼近今來穿穴
不已子孫之心委爲痛切况其山正係 行

宮大內儲祥發源形勝之地又係成穆皇后
成恭皇后 慈懿皇后 莊文太子 景獻太
子攢宮正按具有 法禁兼有專降 指揮
分明豈容不時穿鑿戕壞山脉今錄白臣寮
元來 奏請在前伏候 指揮特賜 劄下臨
安府追上朱乙等捌名根究違犯 聖旨指
揮從條施行仍乞從本府出給板榜付不憊
等各家功德院釘掛約束併下所屬巡尉遵
從元降 指揮將穿穴去處日下填塞以後

常切禁戢實荷 公朝存卹之恩伏候 指
揮又劄子不憊等輒有忱悃仰干 朝聽竊
見先祖儀王昨來蒙 恩勅葬臨安府顯明
寺其主山地名劔門嶺履泰山與墳地禁步
相去逼近比來有不畏公法之人朱乙朱四
朱五二吳三祝五二陳四陳七丁五等招集
游手公然鑿石貨賣山骨幾至斷絕戕壞風
水利害不細不憊等證得嘉定十二年十一
月十一日臣寮請北山劔門嶺履泰山係是

神京楚地有關 國家風水乞行禁止石宕
打鑿奉 聖旨依 旨揮之下未及四五年
豈應公然違戾兼以上件山地正係 京城
左臂朝拱 大內又係 攢宮按對皆礙
法禁不憚等近因淮東總領岳珂以其祖鄂
王飛 勅葬墳塋在下橫被穿鑿已同銜具
狀申 省乞賜 施行外其先儀王墳墓同在
一山與鄂王事體一同情理痛切謹聯名具
公劄申聞欲望 指揮特賜行下所屬追正
朱乙等捌名根究違戾 聖旨指揮從條施
行仍給版榜付顯明寺釘掛止絕并乞 劄
下本家遵守實荷 公朝存卹之恩伏候
指揮朝散郎守軍器監總領浙西江東財賦
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
兼提領措置屯田岳珂劄子珂輒有兢危之
惴二千 朝聽珂竊見臨安府北山劔門嶺
後泰山一帶形勢宏壯秀氣所鍾乃 行都
宮闕發源毓祥之區昨來被游手無賴之徒

貪圖石利穿鑿山骨致蒙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寮奏請以爲神京禁地關係休咎乞行禁止奉聖旨依官司方行禁戢未及數年近有不畏公法之人朱乙朱四朱五二吳三祝五二陳四陳七丁五等不顧上件指揮依然聚集游手百十爲群鑿石貨賣漸爲空洞委是利害珂先祖鄂王昨蒙異恩勅葬正在其側日夜被其穿鑿逼近墳穴震動不寧子孫之心痛切肝腑况其山

拱扈且廣內正對

攢宮所係匪輕似此打

鑿穿穴豈惟明矣

朝廷法禁亦恐有關

國家氣脉珂近因知宗節使趙不憊以其祖

儀王勅葬此山被其戕害事體一同情均

迫切已同銜具狀申省乞檢坐指揮嚴

行禁戢外謹具公劄申聞欲望指揮特賜

劄下所屬從條施行仍從臨安府給榜付褒

忠衍福寺釘掛止絕併下巡尉遵已降指

揮將已穿鑿去處日下填塞以絕後患實戴

公朝推忠念往之恩伏候 指揮

除已 劄下臨安府從所陳事理追人究

治施行仍各出給版榜釘掛嚴切約束毋

容再有穿鑿及行下本地分巡尉常切禁

戢關防不得有違仍具申尚書省外

右劄付淮東總領軍器岳大監證會准此

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 押 押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二

皇叔祖保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趙不憊

等申右不憊等近為不畏公法人朱乙等違

戾 聖旨指揮仍前於 神京履泰山禁地

打鑿石段戕壞形勢風水兼於各家祖塋逼

近遂瀝血誠控告 朝廷已蒙矜憐 劄下

臨安追人斷治給榜禁約不憊等各家存沒

感戴隆私惟是其間揚百九正是宕戶租與

逐人打鑿未曾到官斷罪他日必復為害况

上件禁山既被逐人鑿成石穴逼近彰露今

有已取石片石屑堆積在彼合監朱乙等人

日下就行填塞出給賞版榜於鑿石坑窟兩處釘掛庶得杜絕實拜生成存恤之恩謹具狀披投伏乞 指揮特賜行下所屬追上宕戶楊百九斷治併監同朱乙等日下將堆積石屑石片填塞出給賞版榜於鑿石兩處釘掛施行伏候 指揮

除已 劄下臨安府遵從已 劄下事理及今來所申追上楊百九根究重行斷遣併給榜禁約仍委官監勒楊百九朱乙等

日下填塞不得迂延違滯先具知稟文狀

尚書省外

右劄付淮東總領軍器岳大監證會准此

嘉定十六年五月十三日 押參政致齋

國家中興 駐蹕吳會介濤江之雄橫

越嶺之秀是鍾 玉氣以隆 上都有

崇南山 龍騫鳳翔 旗蓋効珍肇植

天闕西匯靈沼北分巘岫脉聯絡附相

爲後先百年于茲 鼎祚尊謚非特

眷維與宅 申集大命而 作邦作對
松柏柞棫必有得於 帝省其山之始
天人之理相爲因成此培養封扈所以
不廢于官守良以此也承平歲久萬井
日滋有司弛玩以怠于防遡劔門而上
姦民穴石以給甃築惟利是眎自昕而
稷工徒系踵剖劬之聲相聞嘉定己卯
歲十有一月廷臣建言請厲其禁上心
怒焉 深詔執事命毋復伐鑿窳竇以

全清淑之氣以固 廟社之托有不如
詔者以律令從事民徂吏媮寔繫有之
不三年而弊復如故日以加甚珂適以
使事馳驅原隰緬惟 松楸安靈之
近接旁阜巖谷之震動攻治之密邇子
孫顧瞻之心寔不能一息安爰有宗藩
賜隴其在園祠之奉厥存彝制乃相率
合辭以狀上 尚書 公朝惻然矜之
謂瑤謀之元臣金鑱之舊勳展親勸

忠皆有國之先務矧岡巒映帶實應
宅緯其可以不儆乃 下京兆捕違
詔者繫訊如章既伏厥辜復 申條科
禁之 旨授之憲曹頒之赤縣登之
堂劄以副于二臣之家 恩波滲漉
下逮泉壤 法令明備 上垂日星捧
讀涕零莫知云稱夫以匹夫而動 廟
堂之聽一言而係 君 親之責是豈
曰區區之私而已夏懋厥德山川鬼神
罔或不寧周典建官林麓禁令亦各有
掌若稽攸行維見可觀也繼自今其比
于衡虞時厥撫呵祇奉 明詔更萬億
載毋棄毋忽以求 漢室鬱葱之符以
幸光依景從之士以廣惟 帝念功之
訓其自時 中又用丕若干夏周歷年
要必自茲刻始敢附古誼著于下方寶
慶元年夏五月甲申孫朝奉大夫司農
少卿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

金伯結續卷十五
九
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
措置屯田岳珂謹書

禁止墳山鑿石謝宰執啓

珂啓今月初七日恭准 省劄以珂同知宗
趙不憚申乞禁戢西湖履泰山劔門嶺先祖
鄂王飛賜塋後石宕特蒙 頒降 省劄下臨安
府縱所申事理施行仍付珂證會者援奏章
而僭請方祈申禁於湖山賜化筆以亟行已
遂妥靈於泉壤 邦家流祉存歿銜恩恪修

百拜之恭祇控一忱之謝竊以表峻山而聯
漢苑五丞顓圃尉之司葬畢墓而啓周原六
典設冢人之蹕于以圖 皇基於億載抑將
示 上睠於諸臣維此西湖屹然北嶺寔據
劔門之勝倍增鼎邑之雄地闢天開山明水
秀左環 雙闕蜿蜒蟠伏之蒼龍前拱 三
陵翔舞來儀之丹鳳顧形勢所關之甚重宜
科條厲守之匪輕何姦人競穴於雲根致地
脈浸戕於風水雖 廷紳之建白炳 宸綍

以如丹然攫金者不見市人爭欲徇貪夫之
利在望氣者知有天子肯思壯帝者
之居幸玉魚蒙寵於宗藩而石馬近隣於
先隴歲月久遷於宿草子孫未替於掃松夾
長樂之宮左右章臺之可識像祁連之戰東
西並冢之猶存念夙託於體遺况實形於躬
睹苟佻倪坐觀其斲鑿將侵尋立見於崩墮
誼兼切君親之間理或動朝廷之聽共
伸哀籲斬沐軫憐仰扣階符何譴正虞於鈇
鉞俯頒堂帖主張大振於維綱迨司盡逮
於羣兇蔽罪聿伸於三尺旣示明刑於十日
觀瞻之所且還舊觀於衆手脔剥之餘熏厝
東閣之尊再示南山之判尚窮殘黨庸戒後
來詒郇公五體之書特紆心畫垂季布百金
之諾更賜指麾靖惟委折之多悉自施生
之造三熏登受十襲寶藏深谷爲陵將永壯
黃圖之業漏泉有澤又能安絳水之阡茲蓋
恭遇某官功盛磨崖德參鍊石華夏蠻貊

皆率俾復開 天命之膺山川鬼神莫不寧
益厚 日畿之本克底奠枕于 京之効猶
與 聽輦思將之懷故真情纒瀝於危衷而
大惠遽覃於枯骨珂身縻繁筭責在膺門追
惟賜剝之蒸嘗已拜化鈞之塊北迄逭再三
之瀆皆繇終始之仁瞻維尹之巖何止懸餘
休於百世結躡回之草當知殫圖報於九原
頰舌靡騰腑肝是鏤謹具啓事專人捧詣鈞
墀祇候塵謝伏惟鈞慈俯賜鑒念謹啓 卷終

鄂國金佗續編卷第十六

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

馬錢糧專一報發 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岳珂編次

天定別錄卷之四 後錄

賜謚忠武省劄

賜謚告詞

賜謚吏部牒 碑陰記并附錄附

賜謚謝 皇帝表

賜謚謝 皇太后表

賜謚謝執政啓

賜謚忠武省劄

勘會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鄂王岳飛昨降 指揮定謚武穆二月三日二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謚忠武

右劄付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追封岳鄂王本家

寶慶元年二月

日 押押

賜謚告詞

中書舍人王暨行

勅主耳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言申錫贊書追告幽宥故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威名震於夷狄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爲必伸謂忠憤之氣爲難遏上心密契 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凌煙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

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
矜哀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頒祠額以
旌褒逮于先帝之時。遂以真王之爵。既辨
誣於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
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
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
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
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昔孔明之志興漢
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
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
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其承。
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特與賜謚忠武。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寶慶元年五月二日

賜謚吏部牒

行在尚書吏部

今日十二日辰時承寶慶元年五月二日
勅中書門下省吏部狀承寶慶元年二月三

日尚書省劄子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
度使贈太師追封鄂王岳飛昨准 指揮定
謚武穆三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謚忠武本
部契勘本官係特與賜謚忠武合行具申
朝廷命詞給告伏候 指揮奉 勅主耳忘
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
公言申錫贊書追告幽宥故太師追封鄂
王謚武穆岳飛威名震於夷狄智略根乎
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清

中原謂恢復之義爲必由議忠憤之氣爲難
遏 上心密契 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
議未究凌煙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
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
然猶生冢 高皇眷念之不忘肆 孝廟矜
哀之備至 還故官而禮葬 頒祠額以
旌稟逮于 先帝之時遂以真王之爵旣辨
誣於 累聖可無憾於九京然而易名之典
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

穆之稱朕獲覩 中興之舊章灼知 皇祖
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
之文合此兩言節其壹惠昔孔明之志興漢
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
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
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其承
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特與賜謚忠武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五月空日空時付吏
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公文 牒請證

會謹牒

寶慶元年五月 日牒

朝奉郎守將作少監兼權國子司業兼莊文府教授兼權周

考

功

郎

中關

太中大夫試尚書兼給事中盛

碑陰記

皇上系隆堯緒 厲精初元乃 寶慶登

號之春二月甲午大明御朝 咨于邇臣

玉音若曰朕承 中興大統既新歷數之紀

顯忠遂良允謂先務惟 高皇帝遷續景命
一二忠勲叶恭締創上下交飭濟登于茲若
時樞臣飛以誓清中原之心懷恢復必伸之
義人臣大節著於忘身易名之典有國舊章
而定謚武穆未足以宣 皇祖之本意其
賜謚忠武於是 巖廊都俞 省掖宣受薄
海窮髮風馳驛行震于華戎聞者興起越三
月壬戌 綸書告于第金泥錦囊具寫 德
音珂既歸賜 先廟載 琢樂石復念 隆指
盛心不可不昭述以示來世爰罄螽蟊測附于
碑陰嘗觀古先哲王之所以為治胥及逸勤
選勞彰善未始不知其臣也而知其心為難
知其心非難也而知天下之心為尤難有夏
大競迪惟忱恂文王克明乃灼三俊人臣之
事君叶濟草昧翊宣謀謨經營四方戡定多
難其赫然功烈之盛天下所共知者要皆其
迹之粗耳公論定於無我秋毫著於輿薪趨
鄉決於兩岐毫釐謬以千里心之所存蓋非

有聖知不足以盡知也是故方寸至微也達
之而洞金石抗之而決虹蜺行以必遂則山
嶽爲之徙移守以不懼則鬼神爲之辟易是
庸可致也質之一時而不惑建諸萬古而不
悖天定於人慾交紛之異義明於群心固有
之同是豈人力所可致哉其所以致之亦必
有道也故曰知其心難信於已可也而必信
於人獲乎上可也而必獲乎下九重知之天
下同之曰是其心足以當之舉直錯枉是天
下與之也故曰知天下之心爲尤難漢唐而
降有得此於其君者矣曰葛曰郭其得之者
何也亦惟曰正而已正者何也天地有缺裂
而君父大讎不可忘也陸谷有變遷而夷夏
大分不可隳也雲霧有冥晦風霆有薄怒而
大義正論不可一日不明也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者此心也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亦此
心也舉斯心也而加諸彼一夏周聖人所以知
其臣者固不越乎是矣竊觀制詞之及二臣

也是將曰垂之簡冊而同符乎古今也信乎
考行而必稽之公言也而其著 渾噩之訓
垂坦明之旨則不曰計効而必曰秉心也珂
嘗考之史矣溫嶠在晉暴忠本朝王琳存梁
義動軍旅李唐而下尉遲敬德之效謀武德
李晟渾瑊之策勲正元皆非無可稱也節惠
之隆尊名之美又皆可聞也而 聖心淵澄
睿謨濬發比德挈誼曾弗是媿願獨拳拳於
二臣者殆必有謂也勤鍾鼎紀竹帛者跡也
合大義根至誠者心也 盡躰臣之義以章
克類之德其亦知夫所取者在此而不在乎
彼也嗚呼 先王之心二臣之心也而上
聖知之 上聖之心 皇祖之心也而天下知
之知臣之心以及乎天下天下亦得以 大
哉之言而咸知 聖心焉豈不視古爲尤難
哉昔康王之朝于應門也寔在于踐祚之元
布乘黃朱侯甸男衛咸造于廷它未遑講而
太保芮伯首以張皇六師無壞高祖寡命進

言於訪落暨乎報誥修辭推文武之昭明齊
信以示天下又惟以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乂王家爲端命上帝之地夫曰忠曰武本
人臣之職而居上者豈必以是爲得天之權
輿哉抑不思右序有周者蓋先於薄言震疊
之功而三千同心固牧野之所以俟休命也
惟先王以赤心炳如上對前烈旣信乎三
靈以格于上聖以媿于二臣其時其事迺
適在奉圭兼幣之始追襲百年簡在一意

一旦遂與佐黃鉞以集大勲書太常而紀成
績者若合符節嗚呼此又古先哲王之初政
也三代數千載珂之一門乃復身親見之何
其幸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傳曰不隕
其名子孫世世其毋忘所以報上者哉紹
定改元重九日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
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
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

記朝奉大夫監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章劄
書丹中奉大夫直寶謨閣知鎮江軍府事兼
管內勸農使節制防江水步軍馬鎮江都統
司諸軍在寨軍馬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借紫馮多福題蓋

附錄

昔在 高皇中興炎祚如呂丞相勛寔著於勤
王如岳鄂王烈尤高於衛 國蓋禦戎復
辟均爲社稷之臣而秉事握樞咸受腹心之
寄夫旣稽功之無間豈容論德之或殊頃焉
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允穆同一辭而作
謚垂萬世以爲公具官某賦河朔之雄姿熟
左氏之兵法遁兀术於中宵之急拔劉豫於
一鼓之餘西京之地旣還河南之境寢復惟
其張馬步蔣山俘馘之勢故能定業於江南
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謀豈復遺虜於今
日雖以忠而許 國屢形於天語之褒嘉柰
畏敵而急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

於莫保天下殆今以爲寃 朕獲續丕圖敢
忘宿憤方將壯薄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
忠竟 爰易嘉稱用彰實美鄙姦夫之遺臭
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毛
栗果孰得而孰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名孫
久司兵饒得非忠義之報足驗天人之符噫
遺廟峩峩雖或游神於古鄂英靈凜凜豈能
忘意於中原

右 劄詞翰林學士程公昉所擬撰也

先王初被寶慶乙酉 詔書寔先 賜
謚忠穆時程公以刑部尚書與今吏部
侍郎王公暨對掌 綸掖始聆 昕庭
之旨躍然喜曰此 聖上初政大慶賞
足以慰天下公議矣退即擬 制以俟
錄黃之下繼而 宸衷未愜猶曰穆不
如武當以諸葛亮郭子儀二謚之美者
以旌異之於是 復改忠武畫 旨至
中書適王公當視草遂 盼今 制繼而

程公以書來曰某甚願附名英烈而詞
頭適不相值念具藁已成雖不得敬宣
德意而快覩之初心不可不著見已寘
所集 外制中而表其事于其下聞將
嗣金佗之編幸併傳以示來世因錄以
寄嗚呼代言鳳池忠邪之所取正即更
定之次第以知 上睠之寵因所錄之
顛末以見人心之公天下從可知也

先王於是不亡矣既刻是編不敢負程

公所以加虛 九京之意輒叙梗旣以
爲附錄云珂謹識

賜謚謝 皇帝表

臣珂言恭準 告命大父先臣飛賜謚忠武
者龍位履尊 亟舉 恤功之典 鳳綸
賁寵載更節惠之文 洪恩滲漉於九京
清議昭明於千古臣惶懼惶恐頓首頓首竊
以五百歲興王之主每先舊德以 搜羅
四七際佐 命之臣率至異時而旌顯蓋事

久端臻於論定而名彰尤貴於實實屬新
負袞之朝庸軫聽輦之念伏念臣大父先
臣飛躬奮鄴下首陪鄱南高廟疇勳著白
馬苴茅之約阜陵承志洗青蠅營棘之寃
先皇深慨於邦誣昨土肇分於王社凡始終
純全之無玷見聖神褒錄之相仍猶餘守
死之孤忠未訂平生之公謚惟往昔鼓旗之
錫固嘗煥寶翰於天章而後來廟宇之嚴
亦許揭珍題之風烈質以曲臺之奏蕩然
間篋之疑游覩乾秉重回渙渥取危身
之行灼知奉上之盛心參克亂之辭更爲
居邊而拊髀合故稱而允愜仰獨斷之不
遺立言併考於六家比蹟俾扳於二代
雖斜谷隕星之變世所同悲在汾陽貫日之
忱吾斯能信顧擬倫而及此慚美報之謂何
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如湯遂良繼武燹
伐修政復東都之會方大規恢圖容
瞻西閣之儀爰思表式因闡當爲之義

用垂不朽之傳臣一自扣閭壘祇賜璽
僅了子孫之不責敢忘祖父之胥勤黃誥
歸榮頓改松阡之顏色赤門自誓尚期草野
之身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珂惶懼惶懼
頓首頓首謹言

賜謚謝

皇太后表

臣珂言恭準告命大父先臣飛賜謚忠
武者正位東朝昭恤勲彝之舊演綸西

掖誕揚謚策之新即已定之議合以為稱
使既辨之誣久而逾顯澤深蟠際感貫幽
明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
飛生逢百罹死抱一節思陵追想灼
知黑白之汙孝廟纂承端被丹青之
典先帝赦排雲之譴殊恩侈裂土之封
然念易名未全宿實賴慈闈保佑夙聞泰
礪之盟故槁壤發潛夜吐豐城之氣肆力
開於宸斷以游舉於邦常義表危身撥

曩歲鴻臚之奏勞旌定亂見當年驃騎之征
兼茲二惠之華渙若羣疑之泮通追先
志仰戴不謨茲蓋恭遇皇太后陛下挾
日而升與天同大坤元應地物方慶於
資生巽象隨風事何嫌於申命庸假曲臺
之誅以公直筆之傳臣猥玷膺門親祇賜
綍悼前寃之盡著幸遺責之無餘烈旣不瑕
成德益欽於文聖勲猶未墜裏尸願繼於
璘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臣珂惶懼惶懼頓首頓
首謹言

賜謚謝宰執啓

珂啓伏準告命大父先臣飛賜謚忠武
者五位履尊不顯授龍之業一言節惠
大伸詘蠖之寃滲洪恩於槁壤之間凜清
議於溥天之下事關風厲榮浹雲來竊惟委
質之常經無若事君之通誼有能持是志
於國耳忘家之日未得見此情於謚以表行

之時蓋人衆能勝天固難辨鑠金之口然事
久有定論要當明泣玉之心煥乎念舊之彝
章在此 維新之初政敢泐 異渥概叙謝
私載惟 先祖之孤踪幸際 高宗之興運間
關百戰夷險一謀推轂以前方自恃大有爲
之主枕戈而臥必欲除不共戴之讎痛哉功
廢於蔭桑條爾鬻生於營棘儻匪 累聖委
覆盆之監孰令沉寃吐埋劔之光自廡茲像
霍之儀繼祿以非劉之典栢廟紀 淳熙之
額先揭標題松阡賜 嘉定之名復申 哀
衍獨有鴻臚之謚未參麟筆之公仰 乾御
之乘時廣 豐中之宜照謂在昔考功之奏
實本群情而于今綜實之朝可無三錫爰示
聽輦之感亟頒出 綍之 恩掇忠愍之忠表
危不顧身之行合武穆之武旌亂能戡禍之
勞攷古今二美之兼全僅葛郭兩人之克稱
卅雖相去志寔與同若區區興漢之謀固莫
緩隕星於斜谷而復復昌唐之志竟難磨貫

日於汾陽使重泉之下已死而猶生則百代
之後無疑於傳信義該終始感洞幽明靖循
塊圮之仁端識源流之自茲蓋恭遇 某官道
本致 主德推憲 邦居二三執政之尊股
肱是寄佐 九五大人之造心腹攸同無發
號施令之不臧有行賞論功而必當凡與品
題之末者悉還議論之當然丹衷益彰白骨
不朽珂粵從少日痛切籲 天泣血辨誣雖
曰有懷而畢吐以身任責常憂所願之莫償
僅能湔蠅變黑之汗殊未蒲豹留皮之望茲
焉昭雪有若披雲揚名於世孝之終所賴孤
忠之盡顯鞠躬盡力死而已誓 九殞以爲
酬仰首知歸披肝靡究謹具啓事專人捧詣
鈞瑀祗候塵謝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謹
啓

鄂國金佗續編卷之十六

此經之義深廣難測... 凡欲入此法門者... 須先發菩提心... 然後受持此經... 則能入無量阿僧祇劫... 常值諸佛... 聞法修行... 終不退轉... 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此經之義深廣難測... 凡欲入此法門者... 須先發菩提心... 然後受持此經... 則能入無量阿僧祇劫... 常值諸佛... 聞法修行... 終不退轉... 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此經之義深廣難測... 凡欲入此法門者... 須先發菩提心... 然後受持此經... 則能入無量阿僧祇劫... 常值諸佛... 聞法修行... 終不退轉... 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此經之義深廣難測... 凡欲入此法門者... 須先發菩提心... 然後受持此經... 則能入無量阿僧祇劫... 常值諸佛... 聞法修行... 終不退轉... 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此經之義深廣難測... 凡欲入此法門者... 須先發菩提心... 然後受持此經... 則能入無量阿僧祇劫... 常值諸佛... 聞法修行... 終不退轉... 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此經之義深廣難測... 凡欲入此法門者... 須先發菩提心... 然後受持此經... 則能入無量阿僧祇劫... 常值諸佛... 聞法修行... 終不退轉... 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